

◆《寶島一村》7月在上海演出劇照。

▶兩岸演員(左起)「趙嫂」司雯、「老趙」屈中恆、「朱伯伯」馮翊綱和這次從「大牛」晉級為「李子康」的那維勳接受記者訪問，暢談排練中的心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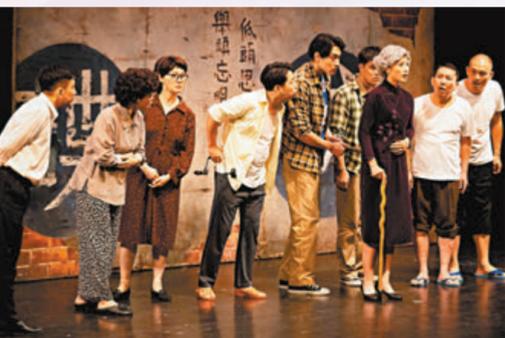
▲台灣「老趙」屈中恆(右一)和大陸的年輕演員講戲。



▲台灣「朱嫂」范瑞君(右二)和大陸「趙嫂」司雯(右一)第一次的碰撞。



▲(左起)馮翊綱、屈中恆、那維勳、宋少卿這群老搭檔，每次排練都像第一次。此次來上海演出，每天氣溫最高都在40度上下，他們仍然堅持穿着戲服一遍又一遍過戲。



▲▲《寶島一村》7月在上海演出劇照。



賴聲川： 慢慢做 剩下的交給時間

特稿

賴聲川至今仍然記得，2010年《寶島一村》首次來大陸巡演，第一場在廣州，那6分鐘全場起立鼓掌，帶來的震撼和感動。並非出生眷村的他，從小就非常喜歡和眷村人交朋友，身邊一大半朋友也確實來自眷村。但是當真的要去做一部關於眷村的作品時，當年他還是謹慎的，更多的考慮是：能不能把故事講好、把人物塑造好、讓故事真正打動人心。所以到大陸演出時就更加忐忑，他不知道這種題材觀眾會不會有興趣？能不能看懂？

那一年，廣州的掌聲，直至一路北上收穫的讚譽，讓他們開始相信，《寶島一村》可以觸碰到觀眾「某一種神經」，這樣的觸動，超越地域和年齡。這推動他們16年來不停演，不停改，從台灣經典版到上劇場專屬版，直至今天這個版本。這次，《寶島一村》初步完成了演員的代際更替。如果要說有遺憾，那就是巡演首場那天，突然接到佩佩姐（鄭佩佩）離世的消息。2015年，聽說上劇場開幕，佩佩姐就欣然來滬出演開幕大戲《在那遙遠的星球，一粒沙》。賴聲川感慨，如果不是檔期關係，也很想請佩佩姐來演《寶島一村》。「她可塑性很強，神秘感十足，很多角色都能駕馭，趙嫂啊，鹿奶奶啊……」

《寶島一村》的經驗還讓賴聲川在戲劇教育和劇目建設方面看到了更多可能性。目前，他的其他幾部作品《暗戀桃花源》、《江·雲·之·間》、《幺幺洞捌》也在上海慢慢「漲粉」。今年12月，《寶島一村》上劇場專屬版將繼續演出，以至於上劇場的技術團隊都立下宏願：「要弄熟賴老師的『四大名著』。」對此，賴聲川謙虛地說，談名著言之過早，他希望把每個作品都打磨成各具特色、隨時能拿出來演的作品。「慢慢做。」至於能不能傳承，能不能在兩岸產生新的火花，要看緣分。就像兩岸交流，「我覺得，只要兩岸人民能夠正常地交流，相處就沒有任何問題。交流就是理解，隔在中間的那堵『牆』就很容易坍塌。」

馮翊綱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這次來大陸前，一位前輩還特別關照他：「要把握任何一絲可能性，只要對兩岸交流有利的事情，該做就要做。」



◆賴聲川在上海接受記者訪問。

《寶島一村》16年後新開始： 眷村的傳承是兩岸人的傳承

兩岸兩代演員同台：「生命就像奇跡一樣 何等幸運能一起走這一趟」

「很感動，我覺得是個新的開始。」坐在上海大本營「上劇場」的排練廳，著名劇作家、導演賴聲川談起隔天晚上上演的話劇《寶島一村》非常感慨。今年，這部作品在完成了16年超過400場演出後，開啟新一輪大陸巡演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這次巡演首次由台灣和大陸兩代演員同台，正如節目單上寫的，「這在兩岸交流上是一次最特殊的緣分」。

和賴聲川一樣滿懷感動的，還有跟隨他16年一路走來的

7月的上海，連日最高氣溫都在40度上下，排練廳的空調吹得很足，仍然擋不住汗水從演員們的額頭不斷滲出。

兩岸演員聯袂演出 融合比想像中順暢

此前，《寶島一村》已經有台灣經典版和由大陸演員出演的「上劇場」專屬版。這次巡演，是首次將兩個版本、兩代演員集結在一起的新組合。飾演老趙的是「老趙專業戶」、成長於台灣眷村的屈中恆，而趙嫂換成了大陸改革開放後出生的青年演員司雯。被視為另一位編劇兼導演王偉忠的原型角色、在台灣出生的「小毛」，這次由大陸青年演員馮翊綱出演。

兩岸演員的融合比想像中順暢。排練時，大家統一身着印有「寶島一村99號」標識的T恤，用劇中人物的方言對着台詞，外人已經很難從中迅速辨識出誰是台灣演員，誰是大陸演員。演員們私下裏聊起，也都願意給對方更多的肯定。資深「朱伯伯」馮翊綱就大讚司雯特別不容易，趙嫂是所有女性角色中台詞最多的，而且嘴巴要快。這讓起初特別怕給台灣的老師們添麻煩的司雯慢慢放鬆下來，按

「村民」們，無論是參與劇本初創的台灣演員馮翊綱、屈中恆、那維勳，還是在上劇場「畢業」的大陸年輕演員司雯、馮翊綱等，面對台下每次都經久不息的掌聲，熱淚盈眶的同時，也說不出更多的話，唯有那句：《寶島一村》每演一次，眷村就再亮一次。希望這個故事能夠代代傳下去，讓我們來傳承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

圖：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

前輩的提點「怎麼舒服怎麼來。」

「眷村人本來就是大陸過去的」

緣何都能這麼快「入戲」？首先源於兩岸演員的專業素養，大家在各自版本中都有豐富經驗，台灣演員們在海內外巡演了300餘場，上劇場專屬版也演了百多場，儼然活成了戲裏人。司雯還帶點羞澀地表示，學生時代就開始在網上學習馮翊綱他們的表演，至於《寶島一村》經典版的學習，更是必修課。在台灣前輩們看來，順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，就是大家的文化同根同源，「眷村人本來就是大陸過去的。」

一年又一年，隨着兩岸交流交往的增多，大陸演員對寫有「眷村」字樣的食肆、品牌早已不陌生。但究竟「眷村是什麼」，如何演出「眷村味」，仍然是紙上得來終覺淺。去「體驗生活」已經不可能，那麼唯有通過台灣老師們「講故事」來彌補。

從前輩的講述中 一點點構建「眷村」

司雯說，最初，只能多聽前輩們講真實故事，「瘋狂地去感同身受」，把眷村想像成小時候住過的平房或者部隊大院。邊上的眷村孩子馮翊綱立刻笑着糾正，還是有不一樣的。眷村裏住的是軍人軍眷，但卻是「敗軍、逃難者」。就是在這樣的不斷碰撞中，眷村一點點真實起來。年輕人最直觀的感受是，原來，並不是所有人去了台灣就從此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。兩岸的父輩們含辛茹苦，為家庭創造幸福生活的經歷是相同的。

所以，在經過百餘場洗禮後，司雯逐漸「長」入眷村。即使是已經沒有自己的戲，她還是喜歡坐在後台，安靜聽老趙讀給小毛的信：「等我有錢了，我也想給你媽媽蓋一個廁所。」然後任由自己淚流滿面。「現在可能每個人都能達到的事，以前可能就是一輩子的夢，這讓我學會更珍惜當下的生活。」

「人」與「人」互相扶持 是中華文化共同記憶

還有能引發兩岸演員共鳴的是眷村的「人」。在馮翊綱看來，和眷村質感最相像的，應該是香港

的九龍城寨，他特別認同近日那部熱映的同名電影裏的一句台詞：「『你在城寨裏面睡得不是因為城寨，是因為城寨的人。』說得太好了，眷村也這樣。」在這方小小天地，大家在逆境中互相鼓勵和扶持，在生活異常拮据的年代「一家出一個菜湊齊一桌」，對於「偷看洗澡」等惡行會同仇敵愾，居家環境再逼仄也要打掃得乾乾淨淨……

台灣演員認為，不可忽視的是，有很多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，也是通過眷村出發，從而影響了全台。除了傳統美德，還有戲曲、表演藝術、各地美食、禮儀、無懼逆境的樂觀主義精神等。在他們心中，眷村就是中華文化在台灣之根。因此，大陸演員能把《寶島一村》演好其實不意外，在兩岸的孩子們人生中的某個時節，都會或多或少有這樣的感同身受，只是地點不同而已。這是中華文化的共同記憶。

不僅有專業交流 也不乏生活分享

「我們漂洋過海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，我只能說，生命就像奇跡一樣。我是何等的幸運，能與你一起走這一趟。」這是《寶島一村》中的一句經典台詞。

這次的巡演，首次促成了兩版「村民」完整的「面對面」。雖然年齡、成長環境、生活經歷都不同，但並不妨礙大家在台下打成一片。除了專業上的交流，也不乏生活經驗上的分享。在上海天天排練，無暇去吃一碗黃魚麵。到北京或許時間會寬裕一點，北方美食更熟悉——馮翊綱、那維勳和屈中恆的祖輩都是從北方去的台灣，馮翊綱還一直對相聲表演藝術家常寶華老師家中的炸醬麵念念不忘。

和賴聲川一樣非出生眷村，卻眷村朋友滿天下的那維勳，演了16年大牛。這個角色要從19歲演到55歲。他和馮翊綱、屈中恆每每聊起第一次演出時的混沌，還是會後怕：都不知道下一場戲有沒有自己。「嚇都嚇死了。」如今，他實際年齡已過半百，完全把大牛「長」在靈魂裏，今年卻又要重新出發，把大牛「讓」給大陸年輕演員，自己出演另一個角色「李子康」。但這一次他不再害怕，還想對當年的自己說一聲：「你別慌，就跟着時間慢慢走。」

可以是叉燒包嗎？不行

隨着巡演開啟，大家熟悉的「寶島一村」包子也回來了，同樣被認真仔細地裝在印有繁體字「寶島一村99號」標識的紙袋中，同樣是熱騰騰的。

包子，和眷村記憶一樣，是賴聲川和「村民」們的堅守，鐫刻着一段兩岸融合的故事：劇中老趙的岳母錢奶奶來自北方，做得一手地道的天津包子，但嬌生慣養的女兒趙嫂卻不願意學習，反倒是隔壁朱家的台灣媳婦朱嫂，克服了語言障礙，將錢奶奶的手藝傳承下來。劇中的錢奶奶最終沒有實現心念的「回家」，但朱嫂的包子不僅養活了一家人，也讓北方包子在台灣扎了根。

很多「村民」至今記得，當第一次聽賴老師提出要給每位觀眾送包子，都覺得是不可能的：大晚上哪裏找那麼多包子？怎麼確保衛生安全？但



◆《寶島一村》的包子也成為兩岸觀眾共同的溫暖記憶。

物不過賴老師的堅持，台灣首演時發的是冷凍包子。不過很快，為觀眾奉上熱包子成為每個工作人員的神聖使命，這個優良傳統一直延續到了上海的上劇場。每次演出，大家都會確定好包子的數量，並聯繫可靠的商家準時製作和配送。包子的餘溫一直留在觀眾手上，錢奶奶的配方也被廣為傳頌：肉的肥瘦比例要隨季節調整，夏天熱的時候是三七七，冬天就是四比六……

據不完全統計，《寶島一村》至今已在世界各地送出約50萬個包子。台灣的演員們這次還特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雖然到不同的地方演出，包子的口味會根據當地習慣有微調，但也有絕對不能調整的。當年在香港演出時，曾有人問起，「叉燒包可不可以？」他們就果斷回答：「不行，必須是咱北方的，18個褶的！」